



# 以服務爲依歸的教會觀

薛勵德著 黃美兒譯

【編者按：薛勵德神父 (Fr. Robert Schreier) 於今年初應天主教美中服務處邀請，出席「中國教會的傳教學前瞻」研討會，本刊微得薛神父同意，率先刊出他的文章，特此致謝。陳日君神父應研討會之邀作出回應，鴻文同見於今期，一併致謝。】

今次研討會選擇這個主題，是出於現代對傳教神學和教會神學的新認知。新的傳教神學強調各處本地教會間的維繫，並在維繫中反映出天國的來臨。它著重於基督徒各種不同的見證方式，包括宣講、生活見證、願意交談、謙卑和委身服務的精神，並願意承擔痛苦來作先知性的見證。基督徒的使命反

映聖三的內在交流，這是所有使命的根源。基督徒的使命必須反映出天父的愛護及眷顧、聖子的自我委身及自我空虛，以及聖神的啓動和大能。

這種對傳教使命的新認知切合了現代教會神學。現代教會學源於梵二的《教會憲章》及《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並經歷四分一世紀以來信眾及牧者的生活體驗而成。現代教會學最值得一提的是，在聖經中重新發掘出充滿活力的象徵，來重塑教會的自我形象，並因此而流露出對參與現世事務的關懷。對這些文獻及梵二會議其他文件所作的深入研究及反省，爲教會學思想帶來重大的革新。

以下我希望與大家就新的傳教學及教會學作神

學反省，分析其對本地教會之間聯繫的作用，並特別探討幾項在外人看來中國教會正在努力達致的事項。以下所談論的絕非對中國教會的任何指令。我並非中國人，也無意裝成是中國教會問題專家。相反，我只是希望向中國教會表達我們對教會奧蹟的反省，好讓中國的天主教徒從中汲取他們所認為可用的東西。因此，這些反省僅供參攷而已。

再者，這些反省亦將在其他本地教會中產生迴響。我們必須自問，對中國的反省如何有助增強我們本地教會之間的團結、委身及忠貞？如何才能可以達致真正的彼此服務及互相尊重？希望藉著以下的反省，能激勵我們要忠信地為福音作證。文章第一部份根據梵二及其後的文獻，對教會的本質作神學反省；第二部份嘗試將這些反省應用到現實中的中國教會身上，然後進一步帶出我們的結論反省。

在芸芸的反省文章中，最令我受益良多的是耶穌會中華省會長張春申神父的大作。（註一）他對中國教會現時所面臨挑戰的分析，清晰了我的思維。

我以下要做的，就是以個人的反省作回應，並嘗試進一步的探討。現在讓我們先了解張神父所說的，中國教會現時所陷於的「教會體制的僵局」。

## 教會體制的僵局

張神父指出，中國教會太顧慮於教會內部問題，諸如應怎樣忠信及服從合法的權威、誰可以信任，以及極度重視如何遵守教會法律條文等等問題，都深深地局限了教會的靈修生活。此外，他們顧慮於如何修葺及重建聖堂，多於如何提高信友團體的質素。這些中國教會的內務，使到本來經已屬於社會上少數份子的天主教徒，在融入整個社會時能為更整體社會所作的貢獻愈見減少。同樣，教會亦在對外關係上，特別是中梵關係上，耗去了大量的精力；並需要致力抗拒國家對教會的主宰。

張神父認為，中國教會傾全力於內部事務，有其歷史因由，且亦曾在困難時期對教會的生存起相當鉅大的作用。但他質疑何以中國教會不應在這時

候正視梵二以來的挑戰，帶領自己走入歷史的新階段。他籲請有關方面將所有梵二會議的文獻重新翻譯為中文，好讓所有忠信的天主教徒可以研習。

讓我在作神學反省之前先交代一些事情。張神父所說的中國教會對內務的重視，堪當受到尊重，可視為另類的教會學。我在另一個場合曾經說過，這代表一種昔日的本地神學，如果要促使它更新，必須先弄清楚其原委。（註二）否則便會令到它一直運作下去，而不能進入交談的新境界。

一個專注於恪守法律條文，重視法制，並致力於內務的教會觀，正是天主教會近四百年來的主流歷史。有兩個人物與這歷史有莫大關係，他們是勞伯·裴拉明樞機（Robert Bellarmine）及教宗庇護九世。裴拉明處身於宗教改革時期，發展出堪稱第一代的教會學。由於社會上出現了種種以「基督的教會」自稱的對立團體，天主教會必須有更加清晰的教會神學。裴拉明在其神學中形容教會為「完美的社會」。這個形象具有深厚的力量，它確定教會

的聖統體制是社會模式的理想原型，其作用不限於教會團體之內；這種教會觀更認為教會可以完全取代本身所賴以孕育的社會。這種教會觀充份流露在巴洛克式聖堂建築學上，將人類生命的天上、地上及社會性幅度和諧地融為一體。M.R. Miles曾經有力地說明天主教及基督教如何在處理建築物方面表達出其教會學的分別。（註三）

教宗庇護九世亦視教會為完美的社會。但他後來被迫正視十九世紀的變遷。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以及其後他本人從羅馬的流亡，令到他飽經歷煉而產生重大轉變。他視教會為抗拒現代世界影響的碉堡，而非交談的對手。他所出版的《異端大綱》以及他所召開的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充份顯示他決心以教會去對抗這充滿敵意及威脅的世界。

這種將教會視為社會代替者的教會學，自然將自己與世界分隔開來，並視這種隔閡為身份象徵。教會與社會之間的一切分別都成了光榮的記號；如果這些界限不分明，就會形成混亂。這種教會學當

然重視聖統制的合法性；然而，這種聖統架構似乎越來越與不斷拓展的社會脫節，所以一再需要自我肯定。任何妥協，不管是改變身份以求維繫團體中的團結性，或認同權威和權力以保持團體的內聚力，都被視為會威脅到教會作為另類社會的地位。

這種教會學在十九及二十世紀傳入中國，情況與其他地方相類。但在中國教會，這種神學觀一直受到兩項至今仍然存在的特質所強化。其一是中國教會屬於少數團體，他們不但是一直掙扎求存的「小群體」，更被國人目為異族。歷史上多次的排外運動，使教會面臨危機。教會的堡壘心態及自視為完美社會的想法，在避免教徒不為旁人所接納甚或危及旁人之餘，處處令教徒感到自己與別不同。

第二，教會在中國經歷了四十年的隔絕和迫害。從東歐的事例中，可見到這樣的教會不會是開放和沒有界限的。要常常憂慮自己的忠貞，恐懼被滲透和要支持一個被孤立的團體，實非易事。當壓力減輕時，教會便會面臨一個嚴重的危機，從前集中在

對抗，現時便要重新尋找自己的身份與社會地位。近代的波蘭和智利教會便是其中的代表。

除了上述兩項歷史特質外，我們更需注視兩項中國教會的外在因素。首先，中國主教和所有信徒都沒有參加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一些教會的新觀念早在一九四零和一九五零年代形成。（例如庇護十二世的《基督奧體》），可惜當時中國內亂和四九年後的解放，使教會失去學習的機會。為天主教徒來說，梵二不止是一些文獻，同時是整個教會精神上的經驗。為沒有親身參與的人，是很難明白箇中意義的。難能可貴的是，今日在中國的天主教徒，雖然未曾有過世上其他地方的教會所體驗到的梵二經驗，卻熱切地渴望接觸梵二的精神。

另一項因素是，中國教會與梵二後三十年來普世教會的發展明顯地出現了距離。從參與的層面看，梵二可說是歷來最合乎大公思想的會議。它更新了教會，差不多所有教友都明白這是天主教在現世中的工作。現在問題出於教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上，即

與世俗化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關係。其他地方，像剛萌芽的非洲教會，至今只是照章執行，說不上甚麼分析及反省。至於拉丁美洲，主教團協會在Medellin 和 Puebla 兩次會議向拉丁美洲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計劃，其他主教團協會都應該做同樣的工作。

這裡無意削弱梵二的訓導權，只是想強調接受訓導的一方。為俗化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也許接受梵二訓導是直接和最容易的。張神父在他的文章裡指出，縱使在這些地方，都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去適應；至於其他未有參與其事的地區，同樣有需要接納梵二訓導，不過事情來得更加複雜罷了。

在中國，教會像國家其他方面一樣逐漸現代化，只不過形式有所不同，步伐亦快得多。要從傳統的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衝突是明顯的；與此同時，現代化的西方社會又不停地轉變，進入了新的時期，產生了很多新字眼。

沒有人能預言中國現代化的方向。在國外，有些觀察家說，近期人民代表大會好像要以新加坡為

模範，尋找一個現代工業化但又具備專制政體的模範。無疑，亞洲和歐洲、美洲在尋求現代化方面都有不同的路線。民主是現代化的一部份，亞洲地區例如南韓和新加坡走的道路都十分不同。

我們要注意的是，縱使中國努力去實行梵二的訓導，但結果未必與歐洲和北美相同，正如東歐和南美有不同的方式一樣。中國信徒過去和現在經歷的，屬於一種舊式的本地化神學；現在，他們從這背景出發，面對改變中的中國社會和梵二的教導。如果以中國的背景來重寫《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的話，將會是怎樣的呢？首先，需要一套內容正確、紮根於中國土地和結出中國果實的梵二教會學，才能有真正的共融，亦即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形容教會奧跡時說的「共融中的共融」。

我覺得以上的題外話，為探討今日的中國教會觀，以及中國教會與其他地方教會之間的關係，實有必要，可以視為張神父的鴻文的延伸。我相信這為有心協助中國教會正確地運用梵二教會學的人，



尤顯得重要。我們不可以拿我們（這些北美洲人士）認為適當的方式，去評估是否適合中國教會。

## 從梵二和中國教會看教會的形象

現在我們尋找一些形象，好能激發起中國信徒去想像一個更新的教會學。以下我將引用《教會憲章》內的四個形象，因為它們都具有生命力，是人類的「喜樂與期望、愁苦和焦慮」（《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並設法從中國教會的角度去把這四個形象寫出來。這種做法並非取代文獻本身，只是幫助中國信徒更深入這牧民憲章的文字與精神，並考慮到現代中國的情況。我要提出來作反省的教會形象有四，即一·教會作為普世的聖事；二·教會作為天主的子民；三·本地教會及四·共融。

## 教會作為普世的聖事

教會作為普世的聖事，是天主臨在的標記，而不是反對世界的標記。這標記反映出自第一次世界

大戰至梵二期間的神學發展，就是「在現世的實現」及再發掘出聖經內有關教會的形象。這裡無意寫出全部發展過程，只是說明教會新近對世界的開放；教會在世界裡，而非與世界對立。教會不能脫離社會而存在，反之，它要參與世界的一切，才能將基督的恩寵帶到日常的生活和問題裡。教會結束了與世界對抗和疏遠的年代，並發展出對現代世界更加體諒而非批判的神學。

中國教友必須在實況中去反省本身作為普世聖事的內涵，這要求中國教會清楚界定「昔日的本地神學」的意義。這種教會學是特倫多大公會議抗衡新教和教宗庇護九世抗拒現代主義的挑戰所採取的策略。中國教會這些年來的苦難亦促使他們緊守著這套教會學。它並非單單從西方截然不同的歷史背景中移植過來，而是中國教會致力使到上主的恩寵臨在於中國這個偉大國家的標記。至於作為上主的恩寵臨在中國這標記具備甚麼意義，則只有中國教友自己才可以回答。不過有些問題有助於刺激思考，

包括：天主教徒如何彼此看待？怎樣才算是真正的天主教的標記，好使教外人感受到天主的恩寵具體地臨在？假如教會繼續糾纏在過往的爭執，拘泥於官僚架構及外在問題，則恐怕難有餘地表達出上主的恩寵。初期教會吸引人之處，全在於基督徒間的愛德和自我奉獻的精神。現代的信徒可否有同樣的精神？

有些信徒受較長的傳統所影響，希望視教會為天國的標記。這個觀念肯定中國教徒心中曾產生過深刻的迴響。其實，透過「天國在人間開始實現」的概念，普世的聖事這形象亦帶出與天國的標記相類似的意義。天國的現實並非再依靠一個人或一個帝王來向眾百姓通傳。藉著基督為中介，所有信者都可以接觸到天國。天國的聖事使地上的聖事能具體實現。但若將這些訊息傳得更廣更遠，則有賴信徒在生活中作慷慨及友愛的見證。他們這樣做，不但為中國教友帶來豐富的寶藏，更使世上其他地方的教會更明白到普世的聖事這種教會觀的意義。

## 天主子民

《教會憲章》第二章內重新發現聖經中天主子民的形象，給教會帶來了很多有建設性的討論。這形象源出於猶太人的歷史和經驗，他們生活在天主的盟約之內，一直期待著有一天盟約的許諾得到滿足。為許多信徒來說，這形象有出谷的意味，從死氣沉沉和受奴役的境況進入新的境界。它涉及一個不明朗及危險的行程，但仍依賴著天主的眷顧。為其他人來說，這是教會從聖統制的訓導中重大地糾正過來。它強調爭取公義與表達真正的信仰應同受重視。它反映教會面對未來時的小心探索，也反映出教會對上主的信賴。

天主子民這個觀念來自西方的教會，要一下子為受了四十多年困苦的中國教會接受，似乎有點過份樂觀。改變不一定是好事，但「踏上旅途」的形象不但會激發西方文學的創意，在中國文學中亦然。如果中國教會要從僵局中跨出來，則不但需要擺脫

過去，更要擺脫一切枝節的爭執，攜手走到新的福地裡。這並非說要將舊事物完全排除，而是像亞巴郎和撒辣一樣，接受天主的召喚到新的地方去。

過去二十年來的本地教會中最值得學習的是天主子民的經歷。每一個故事都由人的歷史和經驗所塑造，每個人在路程上面對天主都體會到某種程度上的挑戰和更新。將來中國教友將可以和我們分享天主子民的形象怎樣更新了他們。

## 本地教會

梵二的本地教會觀念是教會自我了解的一大恩賜。以其主教為首的本地教會，縱使不是教會的整體，卻是完整的教會。每一個教友都是效法降生的基督，植根於特定的時空裡接受使命。當所有本地教會彼此達致共融，並與羅馬教會及其領袖達致共融時，教會的圓滿性才得以彰顯。本地教會不是歐洲總部的分支。只有當我們尊重本地教會這個觀念和活出信仰時，共融的珍貴之處才實現出來。這教

會學之美在於本地教會和普世教會之間的新關係。

中國教友曾經努力掌握本地化的真正意義，爭取成為真正的中國人，爭取趕上普世教會這數十年來發展的神學。梵二有關本地教會及普世教會的訓導提供了兩項了解這歷史的途徑。首先為中國人自己，一個從前是破裂的、被出賣的、不獲信任、受苦及不斷期待的故事，將發展出新的開端。新的開端不但表彰過往所受的苦楚，也將指引中國人民如何找到天主教徒身份。第二，當中國人學會以本地教會的觀念來更新自己時，其他本地教會都可以得到很多啓示。他們的事跡帶引我們去領悟，一個飽受分裂之苦的教會如何找到回歸一體的途徑。他們將不再花時間在永無止境的往日的分裂中，改為向前期待，在多元之中帶出統一的新景象。

## 共融

「教會是共融」這一形象，指教會與上主及與全人類共融為一。這形象見於《教會憲章》第一章。



可惜到了八十年代，共融在某些圈子中成了抗衡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炙手可熱的「天主子民」形象的工具。分別來看，這兩個形象實際上是代表著不同的教會學。天主子民有較平等及嘗試性的意味；共融則是以天主為中心而帶有強烈的聖統制色彩。一九八六年的主教特別會議成了這兩種取向角力的場所。

在《教會憲章》中所出現的這兩個不同的教會觀，是並行而非互相排斥的。兩者為我們都很有價值。「教會是共融」的形象源自聖經中保祿的著作。這是教會脫離對抗新教及現代主義之後，所採取的一個大膽的嘗試。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清楚指明教會是共融，這實是我們所應細心研究的。

在世上的教會為這兩個形象所作的爭執是不容忽視的。共融這個形象幫助中國天主教徒從過往四十年的教會學跳出來。四十年來中國的教會學與昔日的教會學十分相似，且更受到苦難及歷史的洗禮。中國的天主教徒必須掌握適當的時機，在天主子民的形象與共融的形象之間選取中庸之道。能夠這樣

做的話，中國天主教徒將不但能從自己身上學到自處之道，更使普世教會其他弟兄姊妹得到裨益。

## 教會為傳教而更新

教會不會為自己的益處更新。教會更新是為更忠實地追隨主耶穌。更新是為了傳教。

張春申神父認為教會在多方面未能滿全它的使命，是因為它陷於教會體制的僵局。現在我從四方面作出一些建議，以便作進一步反省及探討。

首先，大公主義與各種不同信仰間的關係。張神父指出中國天主教徒傾全力保護自己的疆域，無暇發展大公或不同信仰間的關係。與不同信仰間的關係是梵二會議及其後的教會訓導所責成各地更新的教會的切身任務。我們能否達成這一使命，關係到我們如何界定及發展與世上其他弟兄姊妹的關係。我想特別指出的是，既然中國現時有這麼多人致力探索真理，而他們尚未委身於基督，則天主教徒實有責任向他們表達出福音的熱情。

其次是教會的內在與外在事務。中國教會耗費大量精力去確定教會的合法性。這一點無疑重要，但卻不可能帶出一個更新的教會。普世的聖事及本地和普世教會的形象卻更能引發更新。

第三，教會在現代化所扮演的角色。儘管中國社會歷來起伏不定，但大體的方向是朝著現代化進展。過往十五年中國經已取得可觀的成績，一九九二年的全國代表大會顯示出進展將會持續。作為普世教會的一部份，中國教會雖然在國內具體而微，但因著接觸到世上其他地區的現代化歷史，這份經驗將對中國的現代化有所裨益，使中國教會在未來社會上的角色得以更新。儘管教會在龐大的社會中顯得並不起眼，但卻可以帶出人性化及靈性化的價值，協助中國邁向合乎人性的現代化。

最後，教會內的修和可以為整個社會在經歷數十年鬥爭和苦難後，鋪下修和之途。我在其他場合經已勾劃出一些修和之途。（註四）在這裡要說的是，聖經中對修和的理解要求我們首先認識到甚麼

「不是」修和，且認識到並非我們自己進行修和，而是上主的修和恩寵將我們縫合起來，並縫補了我們的傷痕。假如中國天主教徒真正能夠成為「修和的代表」（格後五：20），他們將成為教會更新及天國在現刻來臨的標記。

## 結論

呼籲在教會更新及認清如何更新是一回事；發掘豐富的聖經及教會資源來助長更新是另一回事；迎接挑戰並全心追隨主更是另一回不同的事。也許我們這些身處中國以外的人不難關注或提出意見，但我們更加需要切願與中國天主教徒同行，陪伴他們致力爭取成為在中國的普世聖事，成為旅途中的天主子民，成為本地教會，使天主教會成為「共融中的共融」。

（本文附註見英文版四十五頁。）